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早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和性别的调节作用*

王秋英¹ 黄巧敏² 刘晓凤^{3,4} 迟新丽^{3,4}

(1 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深圳 518001) (2 深圳大学法学院, 深圳 518060) (3 深圳大学心理学院, 深圳 518060)
(4 深圳大学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研究中心, 深圳 518060)

摘要 为探讨家庭功能对青少年早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以及心理韧性和性别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 采用家庭功能量表、心理韧性量表和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量表对1284名初一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 (1) 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2) 心理韧性在家庭功能和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即家庭功能可以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3)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中介过程的前半条路径和直接路径受到性别调节, 具体而言, 相比于男生, 在女生群体中, 家庭功能对心理韧性的影响更大; 相比于女生, 在男生群体中, 家庭功能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 家庭功能, 外化问题行为, 心理韧性。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青少年阶段是儿童向成人过渡的关键时期, 也是各种外化问题的高发期 (Vítória, Salgueiro, & Silva, 2011), 相较于儿童时期, 青少年早期是吸烟、饮酒、逃学等外化问题行为急剧增加的时期 (常淑敏, 张丽娅, 王玲晓, 2019; Huang, Lanza, Murphy, & Hser, 2012)。研究发现, 青少年早期外化问题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如学业、心理健康等 (Hishinuma, Chang, McArdle, & Hamagami, 2012; Jun & Choi, 2015)。因此, 考察青少年早期的外化问题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尤为重要, 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干预方案提供实证依据和理论框架。

同时, 青少年早期也是个体品格塑造、能力培养和积极发展的关键期 (王艳辉等, 2017)。鉴于此, 大量研究以发展资源框架 (developmental assets framework) 为视角, 探讨如何减少或预防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 从而促进其积极发展 (常淑敏, 张丽娅, 王玲晓, 2019; Theokas & Lerner, 2006)。发展资源是指能够有效促进青少年获得健康发展结果的相关经验、关系、技能和价值观 (Benson, Leffert, Scales, & Blyth, 1998), 其主要包括外部资源 (如家庭环境) 和内部资源 (如心理

韧性) 两部分。研究证实, 青少年获得的资源数量越多, 其发展就越好, 外化问题行为就越少 (Theokas & Lerner, 2006)。毋庸置疑, 家庭是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外部资源, 良好的家庭功能, 如高水平的爱和支持、积极沟通、行为管教等 (Benson, 2006), 有利于促进个体的健康发展, 并减少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率 (王冰, 田录梅, 董鑫月, 2018; 王素华, 李新影, 陈杰, 2014)。而不良的家庭功能, 如亲子冲突、父母婚姻冲突等会损害青少年的心理资源, 导致各种外化问题行为 (刘玲玲, 田录梅, 郭俊杰, 2019; Pettit, Laird, Dodge, Bates, & Criss, 2001)。由此可见, 家庭功能受损是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一个重要预测因素。

心理韧性动态模型 (framework of resilience in action) 表明, 青少年获得良好的外部资源后会促成其内部资源 (如心理韧性) 的养成 (李海垒, 张文新, 2006), 进一步促进其健康发展。心理韧性是个体在面临逆境、压力、挫折等消极经历中恢复并能良好适应生活的“反弹能力” (Garmezy, 1991)。实证研究发现, 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功能有利于促进孩子心理韧性的发展 (Lu, Yuan, Lin, Zhou, & Pan, 2017), 而长期暴露在不良家庭环境的青少年, 其心理韧性可能会受损, 从而无法顺利应对外界的负面影响, 进而出现外化问题。家

收稿日期: 2020-04-01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6CSH049); 深圳市教育科学 2019 年度规划课题 (ybz19009)。

通讯作者: 迟新丽, E-mail: xinlich@126.com。

庭各子系统冲突越多,青少年心理韧性水平就越低(范航,朱转,苗灵童,刘燊,张林,2018)。同时,心理韧性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Lee & Choi, 2014),如攻击行为、违纪行为、违法行为等(郭黎岩,陈晨,2015;林忠永,杨新国,2018)。此外,研究也发现,心理韧性在家庭因素(如父母支持、亲子依恋)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如违规行为、攻击行为)中起中介作用(陈燕,2019;徐明津,杨新国,2020)。基于此,本研究推测,心理韧性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进一步来看,不同性别群体在家庭功能、心理韧性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上是否存在差异?个体-环境交互作用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结果是由个体特质因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决定的(Lerner, Lerner, Almerigi, & Theokas, 2006)。一般而言,女生进入青春期后,比男生所承受的来自生理发育、学校适应、社会规范等各方面的压力更多(生笑笑,李静雅,牛骅,王美芳,2019;张春阳,余萌,王建平,2019),以及青春期女生本身的易感性特点(陈程,陈方方,刘晓宇,杨一飞,吴明飞,2020),导致女生对周围环境(特别是家庭环境)更为敏感,从而影响其心理韧性的发展。但当家庭功能良好,如随着社会支持(包括父母支持)的增加,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提升更快(叶宝娟,郑清,孙庆民,周全,丁丹东,2016)。因此,本研究推测,相比男生,家庭功能对女生心理韧性的影响更大。此外,由于男生的睾酮分泌水平比女生高,导致男生与女生面对冲突和外部压力的应对方式可能不一致,男生可能更倾向于采取外化行为应对和宣泄压力,如喝酒、打架、吸烟等方式(冯永辉,彭运石,2017),而女生可能选择情绪内化和倾诉的方式应对,已有研究发现,母子依恋对青少年男性犯罪风险的调节作用更大(Cota-Robles & Gamble, 2006)。基于此,本研究推测,相比女生,家庭功能对男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更大。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参见图1)以探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具体如下,假设1:家庭功能负向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假设2:心理韧性在家庭功能和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假设3:性别在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直接路径和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心理韧性的路径上起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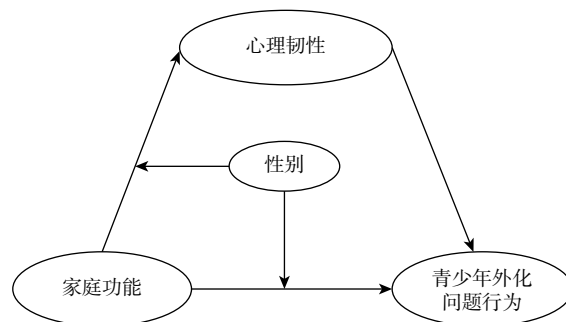


图1 家庭功能、心理韧性、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及性别关系的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16年10月—11月,抽取深圳市五所中学的初一学生,去除无效被试数据,剩余有效被试1284名(95%)。本研究对缺失数据采用SPSS中的EM算法进行处理。其中男生为663名,女生621名;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2.46岁($SD=0.62$ 岁),11~15岁的被试分别为23名、709名、484名、56名、3名,还有9名被试未报告年龄;156名来自农村,958名来自深圳市,169名来自其它城市,1名被试未报告生长地;独生子女492名,非独生子女792名。

2.2 施测程序

本研究由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及被测学校的心理老师担任主试,测试前首先进行统一培训,统一指导语,确保每位主试充分了解测试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其次,发放知情同意书。最后,对同意参加本研究的被试在课堂上以班级施测的方式进行,测试时间约为20分钟,问卷完成后当场回收。

2.3 工具

2.3.1 家庭功能量表

采用由Shek(2002)编制的适合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功能量表,包括相互关系、沟通与适应、冲突与和谐三个维度,共9个项目,采用1~5级计分(1为“非常不相似”,5为“非常相似”)。量表得分为所有项目得分加总之后的平均分,均值越高,家庭功能越健全。以往研究已证实该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Leung & Shek, 2016),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

2.3.2 心理韧性量表

采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积极青少年发展量表

的心理韧性分量表 (Shek & Sun, 2007), 共3个项目。采用1~6级计分(1为“非常不同意”, 6为“非常同意”), 量表得分为所有项目得分加总之后的平均分, 均值越高表明心理韧性越好。以往研究已证实该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Shek, Chi, & Lin, 2016)。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6。

2.3.3 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量表

使用青少年危险行为评定量表 (白洁, 2007) 中的外向性行为问题子量表, 包括暴力行为、不服管教、偷窃、逃学和逃家四个维度, 12个项目均按1~5级计分(1为“从来没有”, 5为“一直以来就这样”), 总分越高, 外化问题行为就越严重。本研究中, 该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chi^2/df=5.51$, CFI=0.92, TLI=0.89, RMSEA=0.06, SRMR=0.04, 其Cronbach's α 系数为0.78。

2.4 统计分析

首先, 将数据录入计算机后, 采用SPSS22.0进行因子分析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青少年外化问题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其次, 通过皮尔逊相关分析考察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最后, 使用SPSS-PROCESS程序对心理韧性在家庭功能和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以及检验性别在中介模型前半路径和直接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采用被试自我报告方式收集数据, 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因此, 在程序上采用了被试匿名填写问卷、部分项目使用反向题等进行相应控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 结果发现, 测量特征值根大于1的因子有6个, 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25.64%, 小于40%的临界标准 (熊红星, 张璟, 叶宝娟, 郑雪, 孙配贞, 2012), 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以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为自变量, 外化问题行为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明(参见表1), 在外化问题行为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男生的外化问题行为水平显著高于女生。被试年龄在外化问题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 15岁被试的外化问题行为显著高于11岁、12岁的被试, 13岁被试的外

化问题行为显著高于12岁的被试, 12岁被试的外化问题行为显著高于11岁的被试。是否独生子女在外化问题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 非独生子女的外化问题行为显著高于独生子女。生源地不同的被试外化问题行为无显著差异。

表1 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变量		外化问题行为	F
性别	男生 (n=663)	18.09±5.36	13.15***
	女生 (n=621)	17.12±4.04	
年龄	11岁 (n=23)	16.09±2.54	3.03*
	12岁 (n=709)	17.36±4.63	
	13岁 (n=484)	17.99±4.97	
	14岁 (n=56)	18.30±5.45	
	15岁 (n=3)	23.00±8.89	
是否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 (n=492)	17.17±4.41	6.94**
	非独生子女 (n=792)	17.90±4.99	
生源地	深圳市 (n=985)	17.49±4.70	1.39
	其他城市 (n=169)	17.99±4.94	
	农村 (n=156)	18.00±5.15	

注: * $p<0.05$, ** $p<0.01$, *** $p<0.001$, 以下同。

3.3 家庭功能、心理韧性和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偏相关分析

在差异检验的基础上, 控制外化问题行为有显著差异的人口学变量, 即把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作为控制变量, 进行偏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2所示, 家庭功能与心理韧性呈显著正相关 ($r=0.39, p<0.001$), 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 ($r=-0.40, p<0.001$), 心理韧性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显著负相关 ($r=-0.29, p<0.001$)。

表2 家庭功能、心理韧性及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偏相关分析

变量	M	SD	1	2
1.家庭功能	4.07	0.77		
2.心理韧性	5.12	0.88	0.39***	
3.外化问题行为	17.62	4.79	-0.40***	-0.29***

3.4 家庭功能和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首先, 检验心理韧性在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在控制年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后, 以家庭功能为自变量, 外化问题行为为因变量, 心理韧性为中介变量, 采用Hayes (2013) 的SPSS-PROCESS程序进行模

型 4 分析, 结果见表 3: 未纳入中介变量时, 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 ($\beta=-0.39, t=-15.50, p<0.001$)。纳入中介变量后, 家庭功能显著正向预测心理韧性 ($\beta=0.40, t=15.21, p<0.001$), 心理韧性显著负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 ($\beta=-0.16, t=-5.85, p<0.001$), 同时, 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 ($\beta=-0.33, t=-12.15, p<0.001$), 说明心理韧性在家庭功能和外化问题行为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5.89%。综上所述, 家庭功能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 还可以通过心理韧性间接影响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支持。

表 3 中介模型检验

因变量	自变量	β	SE	t	p
外化问题行为	常数	-1.54**	0.51	-3.03	<0.01
	家庭功能	-0.39***	0.03	-15.50	<0.001
	性别	0.15**	0.05	3.02	<0.01
	年龄	0.11**	0.04	2.66	<0.01
	是否独生子女	0.05	0.05	0.94	0.35
心理韧性	常数	-0.24	0.52	-0.46	0.65
	家庭功能	0.40***	0.03	15.21	<0.001
	性别	0.11*	0.05	2.09	<0.05
	年龄	0.007	0.04	0.16	0.88
	是否独生子女	0.06	0.05	1.15	0.25
外化问题行为	常数	-1.58**	0.50	-3.14	<0.01
	家庭功能	-0.33***	0.03	-12.15	<0.001
	心理韧性	-0.16***	0.03	-5.85	<0.001
	性别	0.17***	0.05	3.40	<0.001
	年龄	0.11**	0.04	2.72	<0.01
	是否独生子女	0.06	0.05	1.14	0.26

其次, 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在控制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后, 以家庭功能为自变量, 外化问题行为为因变量, 心理韧性为中介变量, 性别为调节变量, 在 SPSS-PROCESS3.0 (Hayes, 2013) 中, 使用模型 8 进一步考察性别是否调节中介模型的前半段路径和直接路径。结果如表 4 所示, 家庭功能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对心理韧性的预测作用显著 ($\beta=-0.10, t=-1.97, p<0.05$), 家庭功能与性别的交互作用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 ($\beta=-0.14, t=-2.73, p<0.01$)。因此, 中介模型的前半路径及直接路径均受到性别的调节。假设 3 得到支持。

表 4 性别的调节作用检验

	β	SE	t	p
中介变量模型				
常数	-0.23	0.52	-0.45	0.65
家庭功能	0.45***	0.04	11.84	<0.001
性别	0.11*	0.05	2.10	<0.05
家庭功能x性别	-0.10*	0.05	-1.97	<0.05
年龄	0.005	0.04	0.13	0.90
是否独生子女	0.07	0.05	1.26	0.21
因变量模型				
常数	-1.57**	0.50	-3.14	<0.01
家庭功能	-0.26***	0.04	-6.64	<0.001
心理韧性	-0.16***	0.03	-6.01	<0.001
性别	0.17***	0.05	3.42	<0.001
家庭功能x性别	-0.14**	0.05	-2.73	<0.01
年龄	0.11**	0.04	2.68	<0.01
是否独生子女	0.07	0.05	1.29	0.20

最后, 为揭示其具体调节作用, 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图 2 表明, 家庭功能对于女生心理韧性预测作用 ($\beta=0.45, t=11.84, p<0.001$) 显著高于男生 ($\beta=0.35, t=9.85, p<0.001$), 表明家庭功能对女生的心理韧性影响更大。图 3 表明, 家庭功能对男生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 ($\beta=-0.39, t=-11.12, p<0.001$) 显著高于女生 ($\beta=-0.26, t=-6.64, p<0.001$), 表明家庭功能对男生的外化问题行为影响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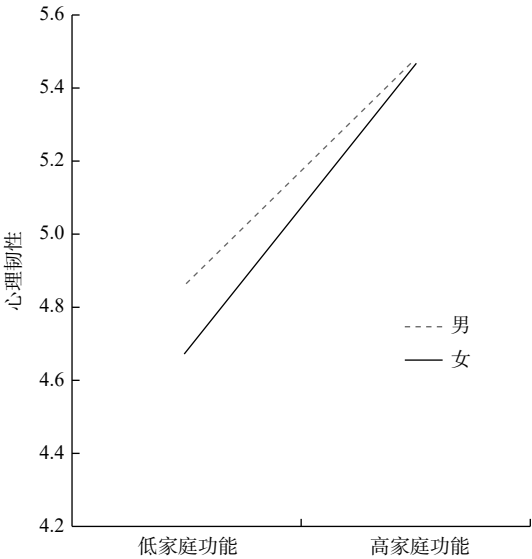


图 2 性别对家庭功能和心理韧性关系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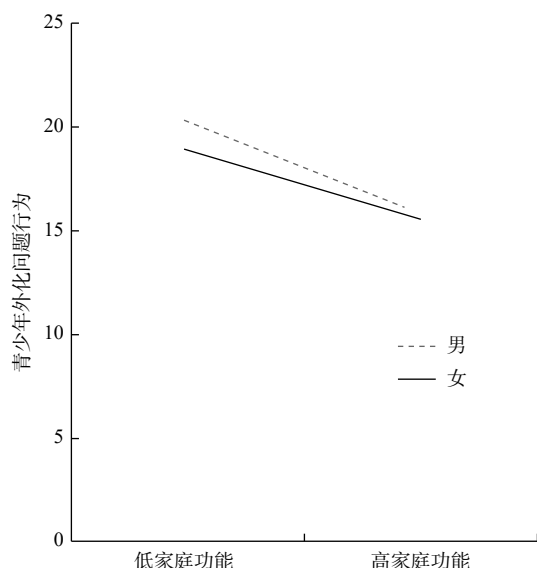


图3 性别对家庭功能和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调节作用

4 讨论

4.1 家庭功能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王冰等, 2018）。家庭是个体成长的重要环境，家庭功能发挥良好时能够及时阻止孩子参与外化问题行为。此外，亲子沟通良好、情感交流较多，孩子能够感受父母的温暖，也有利于培养孩子的积极情绪，减少或避免不良行为（王素华等, 2014）。而家庭功能发挥不良，如家庭冲突较多、父母经常惩罚孩子，会促使孩子学习“不好的榜样”，孩子会不自觉地模仿父母的行为，更容易使用消极的方式回击他人的攻击行为（罗贵明, 2008）。

4.2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家庭功能既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也可以通过影响心理韧性间接影响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良好的家庭功能作为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外部资源，能够促进青少年内部资源的发展（如心理韧性）（Lu et al., 2017）。具体来说，良好家庭功能如亲子关系良好、家庭凝聚力强，不仅为青少年提供情感支持（Schweitzer, Greenslade, & Kagee, 2007），也使青少年对未来保持乐观和自信，有利于青少年从容应对挫折、逆境，进一步提升其心理韧性水平。相反，当家庭功能发挥不良，如家庭成员冲突，青少年会感知到不安与无助，心理弹性就会下降，可能会导致青少年出现攻击、违纪行为等外

化问题行为（陈燕, 2019; 杨继平, 王兴超, 2011）。研究提示，改善家庭功能，为青少年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资源，并重视培养青少年的内部资源，促进青少年的心理韧性发展，以上措施可以有效预防或减少外化问题行为的发生。

4.3 性别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发现，性别在家庭功能与心理韧性间，及家庭功能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间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相比于男生，女生的心理韧性水平更容易受到家庭功能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青少年在适应自身环境、面临的压力方面存在性别差异（Perry & Pauletti, 2011），青春期早期的女生不仅面临来自个体生理变化的烦恼、生理激素的波动。还面临来自学校适应、人际关系方面的压力，因此，当家庭冲突、亲子关系不良时，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察觉到家庭成员之间的冲突、不愉快，对负面情绪的回忆和反刍更多，长期处于不安全感、自信心低下的状态，也无法从家庭中得到支持来应对压力和冲突，从而导致女生的心理资源（如心理韧性）受损更严重，心理韧性水平下降更快。

此外，相比于女生，家庭功能对男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更大。相比女生，男生的身体力量更强，当遇到关系冲突时，男生更倾向于通过外化行为来应对和宣泄压力，如吸烟、喝酒、打架等（冯永辉, 彭运石, 2017），从而出现更多外化问题行为；其次，以往研究发现男生比女生面临更多的亲子冲突（Juang, Syed, & Cookston, 2012），当发生亲子冲突时，男生更有可能结交不良同伴，在不良同伴的支持和鼓励下，参与更多的外化问题行为。

5 结论

（1）家庭功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行为。（2）家庭功能通过心理韧性对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产生影响。（3）相比男生，家庭功能对女生群体心理韧性的影响更大；相比女生，家庭功能对男生群体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更大。

参 考 文 献

- 白洁. (2007). 青少年危险行为评定量表的编制(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大学, 太原.
- 常淑敏, 张丽娅, 王玲晓. (2019). 发展资源在减少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中的累积效应及关系模式. *心理学报*, 41(11), 1244-1255.
- 陈程, 陈方方, 刘晓宇, 杨一飞, 吴明飞. (2020). 大学生神经质与抑郁的关

- 系: 人际关系敏感和性别的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8(7), 1095–1100.
- 陈燕. (2019). 青少年亲子依恋、心理韧性 with 问题行为的关系 (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 济南.
- 范航, 朱转, 苗灵童, 刘桑, 张林. (2018). 父母婚姻冲突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4), 481–488.
- 冯永辉, 彭运石. (2017). 青少年压力与吸烟行为的关系: 人格与性别的调节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5(5), 697–701, doi: [10.3969/j.issn.1672-0628.2017.05.017](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0628.2017.05.017).
- 郭黎岩, 陈晨. (2015). 心理韧性在大学生儿童期虐待与攻击性中介作用. *中国公共卫生*, 31(11), 1453–1456, doi: [10.11847/zgggws2015-31-11-26](https://doi.org/10.11847/zgggws2015-31-11-26).
- 李海垒, 张文新. (2006). 心理韧性研究综述.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51(3), 149–152.
- 林忠永, 杨新国. (2018). 农村留守初中生心理韧性与问题行为: 生活满意度和情感平衡的链式中介. *现代预防医学*, 45(15), 2799–2803.
- 刘玲玲, 田录梅, 郭俊杰. (2019). 亲子关系对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5(2), 210–218.
- 罗贵明. (2008). 父母教养方式、自尊水平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6(2), 198–199, doi: [10.3969/j.issn.1005-3611.2008.02.029](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5-3611.2008.02.029).
- 生笑笑, 李静雅, 牛骅, 王美芳. (2019). 父母严厉管教与青少年外化行为的关系: 青春发育时相与性别的调节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6), 1199–1204, 1209.
- 王冰, 田录梅, 董鑫月. (2018). 家庭功能与青少年消极冒险行为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心理发展与教育*, 34(2), 146–154.
- 王素华, 李新影, 陈杰. (2014). 父母监管和温暖与青少年交往不良同伴对自身问题行为的影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3), 499–503, 469.
- 王艳辉, 李董平, 孙文强, 赵力燕, 赖雪芬, 周月月. (2017). 亲子依恋与初中生亲社会行为: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心理学报*, 49(5), 663–679.
- 熊红星, 张璟, 叶宝娟, 郑雪, 孙配贞. (2012). 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 *心理科学进展*, 20(5), 757–769.
- 徐明津, 杨新国. (2020). 父母支持对农村留守中学生消极适应的影响: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教育测量与评价*, (2), 59–64.
- 杨继平, 王兴超. (2011). 父母冲突与初中生攻击行为: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7(5), 498–505.
- 叶宝娟, 郑清, 孙庆民, 周全, 丁丹东. (2016). 社会支持与高考焦虑的关系: 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3), 527–530, 534.
- 张春阳, 余萌, 王建平. (2019). 青少年孤独感与抑郁症状: 反应风格的中介作用以及性别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42(6), 1470–1477.
- Benson, P. L. (2006). *All kids are our kids: What communities must do to raise and responsibl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2nd ed.).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Benson, P. L., Leffert, N., Scales, P. C., & Blyth, D. A. (1998). Beyond the “village” rhetoric: Creating healthy communities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2(3), 138–159, doi: [10.1207/s1532480xads0203_3](https://doi.org/10.1207/s1532480xads0203_3).
- Cota-Robles, S., & Gamble, W. (2006). Parent-adolescent processes and reduced risk for delinquency: The effect of gender for Mex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Youth & Society*, 37(4), 375–392.
- Garmezy, N. (1991). Resiliency and vulnerability to adverse developmental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pover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4(4), 416–430, doi: [10.1177/0002764291034004003](https://doi.org/10.1177/0002764291034004003).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 Hishinuma, E. S., Chang, J. Y., McArdle, J. J., & Hamagami, F. (2012). Potential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epressive symptom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the Hawaiian high schools health survey using contemporary longitudinal latent variable change model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8(5), 1327–1342, doi: [10.1037/a0026978](https://doi.org/10.1037/a0026978).
- Huang, D. Y. C., Lanza, H. I., Murphy, D. A., & Hser, Y. I. (2012). Parallel development of risk behaviors in adolescence: Potential pathways to co-occur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36(4), 247–257, doi: [10.1177/0165025412442870](https://doi.org/10.1177/0165025412442870).
- Juang, L. P., Syed, M., & Cookston, J. T. (2012). Acculturation-based and everyday parent-adolescent conflict among Chinese American adolescents: Longitudinal trajector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health.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6(6), 916–926, doi: [10.1037/a0030057](https://doi.org/10.1037/a0030057).
- Jun, S., & Choi, E. (2015). Academic stress and Internet addiction from general strain theory framewor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9, 282–287, doi: [10.1016/j.chb.2015.03.001](https://doi.org/10.1016/j.chb.2015.03.001).
- Lee, S. O., & Choi, Y. H. (2014). Influences of family environment risk factors and ego resilience on the early adolescents’ problem behaviors. *Journal of Korean Public Health Nursing*, 28(3), 484–494, doi: [10.5932/JKPHN.2014.28.3.484](https://doi.org/10.5932/JKPHN.2014.28.3.484).
- Lerner, R. M., Lerner, J. V., Almerigi, J., & Theokas, C. (2006). Dynamics of individual-context relations in human development: A developmental systems perspective. In J. Thomas & D. Siegel (Eds.), *Comprehensive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and psychopathology* (pp. 23–43). New York, NY: John Wiley.
- Leung, J. T. Y., & Shek, D. T. L. (2016). Family functioning, filial piety and adolescent psycho-social competence in Chinese single-mother families experiencing economic disadvantage: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46(6), 1809–1827, doi: [10.1093/bjsw/bcv119](https://doi.org/10.1093/bjsw/bcv119).

- Lu, C. J., Yuan, L. X., Lin, W. Q., Zhou, Y., & Pan, S. M. (2017). Depression and resilience mediates the effect of family function on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71, 34–42, doi: [10.1016/j.archger.2017.02.011](https://doi.org/10.1016/j.archger.2017.02.011).
- Perry, D. G., & Pauletti, R. E. (2011). Gender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21(1), 61–74, doi: [10.1111/j.1532-7795.2010.00715.x](https://doi.org/10.1111/j.1532-7795.2010.00715.x).
- Pettit, G. S., Laird, R. D., Dodge, K. A., Bates, J. E., & Criss, M. M. (2001). Antecedents and behavior-problem outcomes of parental monitoring and psychological control in early adolescence. *Child Development*, 72(2), 583–598, doi: [10.1111/1467-8624.00298](https://doi.org/10.1111/1467-8624.00298).
- Schweitzer, R., Greenslade, J., & Kagee, A. (2007). Coping and resilience in refugees from the Sudan: A narrative account.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41(3), 282–288.
- Shek, D. T. L. (2002). Assessment of family functioning in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12(4), 502–524, doi: [10.1177/1049731502012004003](https://doi.org/10.1177/1049731502012004003).
- Shek, D. T. L., Chi, X. L., & Lin, L. (2016). Change and correlates of resilience in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Findings based on six waves of longitudinal da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Disabili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15(4), 387–396.
- Shek, D. T. L., Sun, R. C. F. (2007). The Chinese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scale: A validation study.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17(3), 380–391, doi: [10.1177/1049731506296196](https://doi.org/10.1177/1049731506296196).
- Theokas, C., & Lerner, R. M. (2006). Observed ecological assets in families, schools, and neighborhoods: Conceptualization,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 wi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developmental outcomes. *Applied Developmental Science*, 10(2), 61–74, doi: [10.1207/s1532480xads1002_2](https://doi.org/10.1207/s1532480xads1002_2).
- Vitória, P. D., Salgueiro, M. F., Silva, S. A., & de Vries, H. (2011). Social influence, intention to smoke, and adolescent smoking behaviour longitudinal rel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16(4), 779–798, doi: [10.1111/j.2044-8287.2010.02014.x](https://doi.org/10.1111/j.2044-8287.2010.02014.x).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 in Early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and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WANG Qiuying¹, HUANG Qiaomin², LIU Xiaofeng^{3,4}, CHI Xinli^{3,4}

(1 Educ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enzhen, Shenzhen 518001; 2 Law Schoo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3 School of Psycholog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4 Center for Lifestyle and Mental Health,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in adolescents,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ender. In the current study, 1287 seventh-grade stud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5 middle schools. Students filled in questionnaires of the Family Function Scale, Resilience Scale, and Adolescent Externalizing Behavior Scale. It was found that: 1) family functioning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externalization behaviors; 2) resilience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externalized behaviors; 3) gender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resili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unctioning and adolescent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With respect to resilience, female students benefited more from family functioning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whereas family functioning had a greater negative impact on externalizing behaviors of male participants than that on those of females.

Key words family functioning, externalizing behavior, resilience.